

孝友鏡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四十六編



冊 上

商務印書館印行

譯餘小識

林紓曰。此書爲西人辨誣也。中人之習西者。恆曰。男子二十一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筭約而拘攣之。兄弟各立門戶。不相恤也。是名社會主義。國因以強。然近年所見。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國胡不強。是果眞奉西人之圭臬。亦兇頑之氣。中於腑焦。用以自便其所爲。與西俗胡涉。此書爲比國貴族。急其兄弟之難。傾家以救。至於破產無依。而其女能食貧居賤。曲意承順其父。視聽皆出於微渺中。孝之至也。父以友傳。女以孝傳。足爲人倫之鑑矣。命曰孝友鏡。亦以醒吾中國人。勿誣人而打妄語也。戊午二月二十日記。

商行印務部

說部叢書三集

第十編
慧

劫

二册

四角五分

劉澤浦譯

育施之猿類

敦社會竟識

冠禽獸多山

第二
編
天

林紓譯

旋被救於

政事越人

情人欲與

於人間降禍其國事幻而情摯爲宗教家別開生面之作

歐洲催眠術初發現時有學者以教

八閱二十年成效大著。攜猿入倫

慨夫人類惟利是圖愧此衣

情節曲折譯筆亦極調暢

三册

九

角

傳教於非洲。至荒島遇險。

命情奸頗殷後女入一國佐其

年遇某軍士艷女色殺其父母。陷其

婚女幾爲所辱遂歸靈魂於天上。留軀體

於人間降禍其國事幻而情摯爲宗教家別開生面之作

蔡子民先生著



附

錢靜方紅樓夢考
孟心史董小宛考

一冊 定價五角

繡像

石頭記

洋裝二冊
二元六角

蔡子民先生所著石頭記索隱一冊。

知其名者咸欲先覩爲快

茲特

用大號字精印單行本一冊。

此書於清

初掌故敘述極詳

後幅附錢靜

方孟心史兩先生紅樓夢考

董小宛考

典贖翔實。一時無兩。

洵不

可多得之傑作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孝友鏡上冊

比國恩海貢斯翁士原著

閩縣 林紓 同譯
王慶通

第一章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七月之末。有車循荷蘭邊界。趣比國恩威斯城間大道。車雖潔而非澤。且頗敝窳。車後貯物事之箱。經震觸而生裂紋。革帶既緩。因之搖動不已。車身在二轂之間。嘎嘎然不可自寧。篷則半展。新油甚亮。閃映於日光之中。而壞狀不能掩。車門銅鈕及其他鑲銅之處。磨擦極爲耀目。車箱隱露銀色之花紋。蓋舊時之粧飾。頗華麗也。馬雖高壯。然舉踵既笨而重。以常負重載。供役於田畝間也。車前一蠢僕坐其上。年可十七八歲。衣禮服。冠

沿環以金線衣鈕爲銅製冠簷掩其耳衣裳寬博其人披之如置身囊中者衣冠當屬主人之物必舊時製爲他僕之用而僕更替已多轉轉遂傳至於此僕也車中人年可五十許望者均知爲此蠢僕之主人然態度尙尊嚴俯首深思默坐不動有他車過其旁始仰其首作愉快之容與道中相識者爲禮旣已則歡容復斂仍俯其首至於胸次面瘦旣多皺紋而容却端莊目光和藹可親額廣神清足見其人智慧而慈祥也然審其態度知其人之受艱虞至矣雖不形於色然年未老而髮蒼垂於額際如加銀冠目光亦轉而慘淡服飾頗稱其外貌所制著皆中時賞非深於講求此道者不能選擇得宜如是領袖潔白如雪衣布精細冠尤鮮美時出精麗之金菸盒燃菸吸之種種態度已知其人爲最上流之人物

矣。惟其衣拂刷已頻。幾見布上經緯之紋。冠亦有破裂之痕。勉強遮飾。使不現。露手套。則亦加補綴。果就其車中窺之。則其左靴之旁。微破襪底。染有墨色。凡此窺狀。咸能以絕巧之手段掩飾。使人不覺。態度怡然。仍如富貴中人。能使人疑其不炫盛服者。或意不之屬耳。車行頗緩。在途中已二句鐘。已而蠢僕勒馬止於恩威斯城外。一小逆旅之前。逆旅之女居停。及喂馬之奴。趨出助僕人卸馬。向車中人行禮。似車中人常僦居於此者。蓋逆旅中人均能稱道其姓也。女居停曰。烏李埃白克先生。今日天氣佳。惟稍熱耳。設微雨一過。在高燥之地。頗爲不惡。先生當以爲然。今尊乘須吾肆中之芻秣乎。或尊紀攜得乾草來也。且先生應需何物。方女居停殷殷作語時。烏李埃白克已下車。亦以謙語報之。且詢其起居。并

細問其子女。且告以俄頃。卽須入城。並與握手。雖曲曲優容。然於貴賤之界。凜然未嘗淆也。已復與僕人作數語。卽向女居停爲禮。後直趣橋上。向城中行。復止橋闌之上。拂衣上之塵。並以素巾拭冠。始趣入紅門道中。防與相識者遇。不欲以愁容示人。見人卽昂然而行。然雖強爲得意之狀。實則中心如沸。隱憂深矣。蓋是日將爲降志求人之舉。恐或取辱。故鬱伊無可告語。含悲而前。自問世上。但有一人爲己所深愛。過於身命。與榮譽者。卽其女也。爲其女故。因不惜屈節下人。蓋愛女之心。旣切。每歷艱窘之場。轉自以爲此等之事。實足以堅人之志。慮廣人之才智也。顧雖如是。而心終志忑不安。洎入城。將至所造者之門。不期血動如沸。躊躇止其門外。雖平時極富。自制之力。迫舉手引繩。動其門鈴。自覺顫不能已。

及侍者出啓關。復自鎖壓。問曰。律師先生在家乎。侍者唯之。引至小客堂。復出報其主人。烏李埃白克獨在客堂中。疊其右足。加左足之上。復防主人窺見其靴之破處。已乃出金菸盒。取菸作欲吸狀。而律師入。頗含官吏氣勢。將施以至恭敬之禮。見客立形。其不樂之貌似已知。客有所求而已。心不能許者。然亦不作其平日絮絮之詞。漠然以數語寒暄。已卽烏李埃白克之前。默然注視。如發問狀。烏李埃白克覩律師款待之狀。心至慚愧。且復滋悲。慄然變色。已復自鼓其氣。以懇摯之音。言曰。律師先生恕我。吾因不得已之故。復來求君發其慈善之心。少加援助。律師曰。先生將何求。烏李埃白克曰。吾意欲請律師更假一千佛郎。或不如此數者。亦可。卽以吾產爲抵押。不寧惟是。今日實有急需。願律師先以二百佛

耶見假在君爲區區。然已足濟吾之急。律師曰。一千佛耶乎。以產爲抵押乎。又將以何物償子金。且君產已蝕過其額矣。烏李埃白克曰。律師先生誤矣。律師曰。吾烏能誤。吾受君債家之託。以最高之價估量君之產業。乃知君售產時。必至得價。方能償其所負。君誠大謬。設我處君之地者。必不肯舍一身及其妻之產。用救一負義之人。其人不特負德。且爲妄人。固不必論。其人之爲同胞手足也。烏李埃白克憶及舊事。心至悲愴。凡律師所譬其弟之言。均置不答。但以指緊握其菸盒。律師復言曰。君一誤再誤。遂使父女均處窘境。且十年來煞費苦心。隨時祕匿其傾產之事。今時已迫。君非盡售其產業不可。烏李埃白克以目視律師。作憂疑狀。律師曰。事果如是。不能諱也。胡宰伯英先生赴德國遊歷。卒於途次。承其

產者。於死者宅中。得君四千佛郎之借據。使我告君。此債不能再展其期。胡宰伯英先生。固爲君友。而其後人。則不識君。十年來君乃不償此債。給子金至於二千佛郎之多。吾意誠以了此債務爲便宜。今距債期。僅四閱月。烏李埃白克先生。此四月中。宜早爲計。烏李埃白克曰。今尙餘四個月。天乎。四月之後。又將奈何。律師曰。其時君之產業。必爲法律所迫而售賣。吾知君思此事。心至悲痛。惟事既無可挽回。祇有躬自勉力。慨然割棄耳。今君以旅行爲詞。託我代售君產。如是。或可免官中迫售之辱。烏李埃白克聞言。以雙手掩面。似律師之言。一一刺入心坎。悲不自支。至律師勸其自行售產。則仰首言曰。君所代謀。至善。吾一時尙不能從。君知吾所以備嘗艱苦者。實欲爲吾女謀幸福耳。律師先生。當知吾只此一

希望。天主行將應吾十年來日夜所禱告者矣。今吾女爲一富家少年所愛慕。吾觀其人心情至佳。其家人亦頗與吾摯契。四月之期固迫。吾何能以急售吾產之。故使吾之希望灰絕。耶。今在吾願垂售之日。忍使吾身及吾女窮困之狀。暴於衆目。耶。律師曰。君殆欲欺罔此人乎。吾慮君將投女公子於難堪之局矣。烏李埃白克聞欺罔之詞。不禁面頰曰。是爲欺罔乎。吾不過少諱其困窮之狀。免擾彼兩心相印之深情。俟兩方欲定婚約之時。吾必以實在之家勢相示。若因此事而不諧。吾望始灰滅。然後悉售其所有。或棄鄉井而遠游在外。國課徒少得資費。以自活并活吾女。亦匪不可。語後少止。復啾啾自語曰。亡妻臨終。吾曾於其榻前。且當十字架之前。立誓不使吾女共此困頓之境。必望其安富尊榮。得幸福。

乃十年艱苦。終不踐吾言。今幸有一縷之希望。其光氣足以燭吾
黑暗之運途。今竟如此。天乎命也。因執律師之手。忍淚於睫。作懇
摯之言。曰。嗟乎吾友。幸於生死關頭之時。一加援手。慨許吾所請
求。吾生一息尙存。必禱福於救我。并救吾女者之名。律師斂手曰。
吾不知凡此情形。於君所欲假貸之款。有何係屬。烏李埃白克以
手納衣囊中。作悲慘之聲。答曰。嗟夫。是誠可笑。吾乃至於如是卑
下。吾之禍福。所關而人。乃用以爲譏嘲。豈不可怪。然事實固如是。
吾女所眷之少年。明日同其季父。飯於吾家。吾乃無一供具。且吾
女亦須略置粧飾。亦防彼等必加報禮。爲吾女計。不能不盡綿力。
使不至見詘於人。願乃不能自掩其窮困之狀。所以有求於先生。
語至此。聲淚俱下。伸手入囊。取碎金。約爲二佛郎。示律師。強笑曰。

君試觀吾之所有。盡於此矣。而明日。乃有富人宴於吾家。吾窮困之狀。行將破露。吾女之希望全消矣。律師幸大發慈悲。爲將伯之助。律師曰。一千佛耶乎。吾安能欺託我之資本家。且君將以何物擔保此款。君之所有。均已侵蝕逾額矣。烏李埃白克曰。或一千佛耶。或五百。卽二百亦可。縱不能如願。必假我以明日所需之數。律師曰。今者實無可挪借。過此半月。或能爲力。然尙在不可必之數。烏李埃白克曰。今懇君推朋友之誼。出已囊見假。律師作厭倦之言。曰。此款。吾安望有歸還之日。今者君殆行乞於我耳。烏李埃白克愀然動容。復自制止俯首微言。曰。行乞乎。已乎。已乎。今當更舍此垢蓋爲吾女也。律師遂於柩中取五佛郎之金幣數枚。奉烏李埃白克。讀吾書者。試思烏李埃白克。或以此等情形。果類行乞而

不受耶。或以律師所授之數過微。不能應其求耶。乃睨視金幣。復就榻長歎。以雙手遮面。忽見一侍者入報。有他客至。侍者既出。烏李埃白克遽起。拭其眼淚。律師已以金幣擲案隅。指以示之。而烏李埃白克移目不顧。言曰。律師先生。幸恕吾妄。吾今只求君一事矣。律師曰。何事。烏李埃白克曰。吾以吾女之名義求君。勿洩吾事。律師曰。此節君固知我。請勿慮。今君果却此區區之助耶。烏李埃白克急推律師之手曰。謝君盛意。狀如寒熱疾發。顫動不已。卽離客室。至門次。不及待侍者啓關。匆匆自出。烏李埃白克此際羞憤萬端。俯首及胸。注目於地。疾步而趨。幾不自知身之在何所也。已而神稍定。向博則胡德門而行。至礮台次。無人之地。時似心中交戰甚烈。兩脣搖動。面色頃刻萬變。忽現羞恥之容。忽生希望之貌。

乃探囊取金。蔘盒慘然。注視其上。所刻勳爵之徽。記復深思。作失望狀。忽翻然決計。目注蔘盒。以小刀刮徽。記語曰。嗟夫。此吾慈母之記念品。爾固久能掩我困窮之狀。每吾窘况行將敗露之時。恆引爾爲楮。以自防禦。以汝爲吾先人之遺物。今與爾別矣。乃自吾手棄爾。良可浩歎。爾今當爲我末次效勞。能否拯我。使不受大辱。語至此。淚隨聲下。復刮其盒上之徽。記至不留痕跡。爲止。始入城中。遍歷諸小巷。而時時舉目視店肆之額。行約一句鐘之久。乃至聖恩梯街。街湫隘無倫。忽作歡悅聲。似覓得其所。欲尋之處矣。有一敝肆。額上書曰。典當之處。蓋在此肆中。無論何物押當。均可假得金錢。烏李埃白克。行過肆門。逕至街末。復回步。每遇街中有人。則或緩其步。或轉促其步。趨趨良久。伺無人之時。疾趨入肆。久之。

乃出。疾向他街而行。目光閃閃。有歡悅之色。然二頰深絳。可知雖得借助。已隱忍受辱矣。行至城之中心。以食物之肆。市熱雞一餅。一及罐頭食物數件。併其他什料。合置一籃中。付以值。乃云將令僕人來取。復行至金銀器皿之肆。市銀匙二。耳環一付。已復向他街市別物。

第二章

在吾國荆棘遍布之地。人工橫施其爭競之力。使長眠不覺之地。豁然而蘇。人人能刮去地中不能生息之土質。而以汗血澆之。復藉科學之力。得去渚沼之水。復截取山泉之流入孟斯河者。以灌漑之。遂令幾千年冥然長臥如尸骸之地。脈絡四通矣。此誠爲人工與物質最光榮之戰爭。推此以往。他日必能變剛濱荒地爲